

读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之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建安元年。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

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回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



且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按固陵卽西陵在紹興府蕭山縣錢塘江南岸

查瀆在其西高遷亭當查瀆口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按兵亂以後荒田則常可爲救荒之備變卽以爲霸業之基

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

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

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日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布不從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

又胡氏引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

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

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

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兵勢有變。

胡氏曰言兵勢無常。

審知其變則因敗而爲勝。

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

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

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

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畱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

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按安眾縣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在鄧州之穰縣東北。操還許所必由也。

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

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

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操

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操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布乃止。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



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胡氏曰。操厚陳宮之家。而之妻子。可保其無能爲也。按彭城今徐州府下邳。今邳州在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泗水自沛縣逕徐州至邳州。合沂水東入淮。胡氏曰。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城是也。

四年。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

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胡氏曰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

郭圖審配曰以

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

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

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

瓚坐而受攻者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許下諸將聞紹將

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

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苟或曰紹兵雖多而灋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

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入

月操進軍黎陽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按胡氏引章懷注及水經注通典諸文以

釋官渡今開封府中牟縣北十二里也地臨汴水卽今之大河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畱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讐服推曄爲主曄以其眾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胡氏曰謂先無名位爲之資也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胡氏曰天下殺亂之時設有法勳不幸爲眾推當以劉曄爲法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



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

上繚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南海昏卽建昌縣彭澤縣今屬九江府皖城今安慶

府懷甯縣流沂胡氏云地近西塞則今大冶縣也沙羨今江夏縣

五年。曹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

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

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

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

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

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

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

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

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

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胡氏引孫子兵法曰。凡

正者當敵奇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

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眾。械繫之。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畱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



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胡氏曰。三軍以氣爲主。氣奪則其軍不振。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

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按白馬縣今衛輝府滑縣在漢大河

之南延津在其西南

初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周瑜自巴邛將兵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張

昭共掌眾事。

巴邛今江西臨江府峽江縣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

胡氏引賢曰釋

名曰櫓者露上無覆屋也

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

胡氏引賢曰操

乃爲霹靂車

胡氏引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爲霹靂卽今之礮車也

發石以擊紹樓皆

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

胡氏引賢曰致猶至也兵彧報曰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

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

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

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